

# 翡众带上一颗永远闪烁的文星

## 悼念印华诗人茜茜丽亚 云风

袁霓总主席在群组发来一个信息，女诗人茜茜丽亚于2022年2月3日，在养老院无疾而终。这突如其来的噩耗，让人震惊，感到万分悲恸，印华文坛又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作家诗人。她是印华文坛的开路先锋领路人，曾荣获第九届“亚细亚安文艺营”，印尼区得奖人。

噩耗传来，国内外文友纷纷写悼念诗文。其时正当禁食节临近，工作比较忙碌，但每一篇悼念茜茜丽亚诗文和回忆录，我都一一仔细阅读，尤其袁霓那一篇“梦里丐帮”，让我印象深刻。喜爱武侠小说的我，心里澎湃着对诗人的仰慕之情，因此构起了我回忆当年那难忘的往事。

记得上世纪七、八、九十年代，华文

遭受禁锢的黑暗时代，那时唯一一家华文报“印度尼西亚日报”是我们难得的精神粮食。其副刊的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、特写如同沙漠中的泉水，让我如饮甘泉。副刊里常见作家兼诗人茜茜丽亚，她是我最早心仪的作家之一。相信她也是当时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偶像，许多读者喜爱阅读她的言情小说，具有强烈的故事性，高潮迭起，情节曲折，富有感染力，引人入胜。其优美典雅的修辞，让我沉醉在她的故事构思情节里，每每陷入冥想之中。

茜茜丽亚诗人，当时风靡了广大的华文读者和写作着，包括我就是她的粉丝之一。茜茜丽亚同时也是《印度尼西亚日报》副刊编委之一，负责给各地文友审稿，稿件经过她的审

阅后，方能过关刊登。那时喜爱阅读华文报的我，偶尔灵感来时，也会写习作投稿，每看到幸运被刊登后，总是高兴地雀跃万分，如同中了彩票般，喜不自胜，更增加了我继续写作的冲劲。当看到“稿酬待领”里有我的笔名，想到可以去报馆领稿酬，心里暗暗高兴，因为可借此机会，见见我所崇拜的女作家诗人了。可是因为生意忙碌，总抽不出时间，每次到雅加达办完事后就匆匆回井里了。

时间像流水般奔流逝，转眼间过了十多年，直到一九九零年的某一天，这一天阳光灿烂，我心血来潮，办完事后搭计程车到班芝兰，去光顾垂涎已久的客家酿豆腐。然后漫步走到TokoTiga商贸区，穿过热闹的草铺市场里熙来攘往的人群，终于来到“印度尼西亚日报”报馆，步上楼梯二楼办公室，只见二男一女，各自在办公桌上忙碌。看到有人上楼，她们很热情地招呼着，我也礼貌地问道：“请问茜茜丽亚女士在吗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

一位年青女士说道。我愣了一下，她就是茜茜丽亚？比我想像中更年青漂亮，我说明来意，同时递上一张已写好的稿件

名称，与刊登的题目和日期。她看了我说道：“这么多年了，你从来没来领过稿酬。”

“是呀！因为我居住在井里汶，没得闲空来”我解说道。

“哦！我知道很多华文爱好写作者，都不是为稿酬而写作。不过不领白不领”她关心地说道：“以后你可以托亲友来领取”

自那以后，我就拜托雯飞姐，代为领取稿酬，然后捐献给印华作协。

想不到人人仰慕的大作家茜茜丽亚，这么平易近人，助人为乐，亲切不摆架子。

“你的文章写得很好，尤其是小说……”于是我与她亲切交谈起来。她微笑着说：

“我初中还没有毕业……”

这真让我难以置信，让我更加敬佩她的自学精神，竟能成功成为报馆的副刊编委，还是印华文坛数一数二的开拓者功臣，是印华文坛真正的才女大诗人。

“我很喜爱的小说，很有动感，我很想学，但不知道怎么写？”

“你可以的！”然后指着其中一篇《未曾留下地址》文稿。说道：“这一篇再增添一些情节，或者构思让他们别后重逢。

题目可以用《有缘无缘》”

我心里感到很兴奋与欣慰，原来我的拙作，茜茜丽亚诗人认真阅读了，还给我提了宝贵的意见。

不久后，我看到她刊登在“印度尼西亚日报”一篇文章，文中提到她接待一位井里汶写作者，十多年以来没有领过稿酬，如今来报馆领取，描述他们亲切交谈的报道，看了令我感动万分。

2001年我又与凡若、思明文友到雅加达“吉祥山基金会”，参加茜茜丽亚新书“只为了一个承诺”发布会，并和她拍照留念。同时获得她亲自签名的新书，让我如获至宝。细读后，获益不浅，吸取诗歌佳作营养，对我的写作大有帮助。

如今万万想不到，茜茜丽亚诗人悄悄走了，而且是在晚年被病魔缠身，遭受白发送黑发之痛。但愿天堂是美丽的，在天之灵，让她不再受苦折磨。

印华文坛女诗人，杰出的女作家，你的诗歌永在！你风靡广大读者的小说，必将留存在读者心中，妳是一颗翡翠带上，永远闪烁千岛星空的文星！

安息吧！愿您一路走好！印华文友，永远永远缅怀您！



云风与思明、凡若和西西莉  
2001年和思明、凡若与茜茜丽亚合影